

午后 ◎ 托托

瀛苑副刊

就在斗室裡的寂寞快達到飽和狀態時，艾莉決定帶著我暫時離家出走。週末的下午，這是艾莉最喜歡做的事，也是我最期待的一天。

我們在河堤上，可以看到分不清楚是淡水的河還是臺灣海峽的遼闊。很遠的地方，隱約有幾艘漁船的蹤影。如果你直瞪著那些船，你會以為它們動也不動，不過，如果你閉上眼晴一會後再睜開，就會發現那些船向前或向後動了幾哩。海風吹來很涼，帶著鹹鹹的味的道。我聽著海浪拍打著堤岸，很像蒼蠅拍用的力打在牆壁的聲音。從河堤向後退，一股作氣往上飛的浪，我的前腳開始發抖，而後腿明智地選擇了後退。

我瞪著天上的雲。倏地，在眼裡只剩下白雲和碧空時，雲的速度加快，一致湧向我。我既感動又害怕，只好閉上眼，剩下腦袋裡的漩渦不停地轉。

「六月」也坐在河堤上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叫自己「六月」，或許這個月份對她而言很遠吧！她望著對岸的靜音山，一會又將目光飄向很遠的海面，忘了她在什麼樣靜地過了很久很久，她面對這山與水時，竟原本想打些什麼。她的嘴角總會浮現一抹神秘的笑容，然後對她，在那笑容中化開，彷彿看著這些山水，她找到了心中困惑的解答。

或許我是因為無法把心放下，所以聽不到山與海的聲音。
我相信，如果如同「六月」一樣，平實詳細的把心放下，
聽著山、聽著海，也許我聽見的並非蒼蠅拍動的舞動聲，而
是海裡無數生命的吶喊，或是遠方飄來的信息全落在這海
濤聲中。

海風中，可以聽見戀人爭吵、哇哇大哭的新生兒、結婚的
鐘聲、告別式的哀傷。在海中、山中聽見了世界。這是「
六月」聽見的聲音嗎？我很想知道... ..。

2010/09/27